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3nB127

無依道人錄

清 徐昌治著　超悟錄　僧鑑序

附疏稿（原有缺頁）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付法始末
  - 偈頌
    - 引
    - 脫家
    - 分家示五兒
    - 參學
    - 護法
    - 本師輯五燈頌以記之
    -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獨照
      - 雙泯
    - 閱世有感
    - 次韻示諸禪客
    - 贈金粟百禪師即次前韻
    - 除夕
    - 歲朝
    - 元旦步沈菁莪韻
    - 四威儀
    - 胡宣子詰祝仲基本分內有偈無偈話草答
    - 望日遲明
    - 表信偈
    - 又勉勵一首
    - 和吳萬為誦百和尚出山韻
    - 孤雲兄繼百和尚住持金粟作偈相招次韻答意

- 答蔡子穀送木老法叔入院偈
- 頌本師費老人
- 除夕次韻
- 輓破顏和尚
- 輓百癡和尚
- 立夏日登凌霄峰
- 月影
- 步潛夫李年兄梅花韻
- 步子建王年翁晴泛韻

- 拈頌
- 雜著一
  - 寫懷
  - 別古
  - 靜觀
  - 步韻贈禪堂雲菴姪
  - 和韻贈蓮社心源法師
  - 毒蛇世尊惡毒蛇阿難
  - 乾矢橛
  - 庭前柏樹子
  - 和顧來初立夏送春韻
  - 代漚天法兄募米偈
  - 顧來初求不二門答云
  - 齋單
  - 勸勉內人并悼亡
- 雜著二
  - 五燈嚴統序
  - 序徑山志
  - 百和尚全部語錄序
  - 闢邪題詞
  - 序雲濤集
  - 題靈師語錄序
  - 序寫峰
  - 法華經卓解敘
  - 金剛經會解了義序
  - 資聖募建雲水房疏
  - 重建真如塔疏
  - 塔塘橋序
  - 送寧波總戎馬冏伯書

    - 木老人北遊集中
    - 辛丑年紀事
    - 歷敘一生艱苦
  - 附疏稿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居士而荷擔法任者，于迦文之世，有淨名；於達磨之世，有楊衒之；於馬祖之世，有龐蘊。宋元以來，名卿哲匠，或奕葉相承，或拳踢互應，語載《傳燈》、《僧史》，昭昭然不可誣也。其卓然而傑出者如何？密菴付法田素菴，素菴付法緇流，衣缽相繼，七葉而愈光。蓋佛祖之所重者在法，法之所在，雖總持尼、凌行婆、俞道婆輩，舉足以顯揚提唱為千古偉人，至今存其語言如金鎖玄關，得其蘊者，謂之真參實悟；稍一疑滯，則銀山鐵壁聳之面目前矣。此無依道人之所以承先啟後，獨擅美於今日也。道人為世名儒，腹笥百城，風範一世，牙軸之嚴整，子裔之誦傳，鄴架王庫，殆不是過。及其棄公車而圖佛乘，若將以天假之年為法門作于城者，備美之地，必言到而行隨之，富有日新，孳孳不倦，宜其法源壽域，岌嶪汪洋矣。道人多著述辯博典故，則有《鑑燦》、《芳摹》諸書；宣揚教海，則有《法華》、《金剛》諸註。游泳藝林，則有孔、孟、周易諸解；流演宗乘，則有《指南》、《醒世》諸刻，莫不珠燦玉輝，洞徹源底。至于無依一錄，則道人之現居士身，而闡揚少室不傳之祕者，故其為語去華存實，去囂存樸。不然，博雅如道人，豈不能剪削雕刻為趙華葉龍以衒燿人耳目，如近代之宗匠云哉？道人蓋深悉大法之不在形言，不過聊為指注以廣化同流耳。于是更念授受之不可自我而斬然也。垂絲擲釣，乃有衝浪如錦鱗然者，故慨然以千鈞之任付之，道人可謂不負佛祖與本師，而為傳燈會中人矣。行見燈光剎影，亙世無窮，又豈特密菴之七葉而已？

時大清康熙歲次丁未七月既望南村嗣祖沙門僧鑑拜撰

無依道人錄

武原無依道人徐昌治覲周甫著

南村釣雪氏僧鑑刪定

嗣法比丘超悟錄

付法始末

此道人自敘其入道之由，與付法之所源起也。道人為老參鉅儒文集，而外有語錄。語錄，得法後之所著述也。故敘道人錄者，始之以付法之顛末，而偈與頌次之，敘與誌又次之，書與記又次

之。故凡語句之無關於佛乘者，概不與錄，而道人汲汲為法之心，于是乎純一不雜，即為道人之後者，亦可知所取法矣。

僧鑑題

余自少至壯，日以佞佛禮僧為第一義，而未嫻于法。迨戊辰，隨僧濟公，謁密雲老人，命名通昌。時老人王化金粟，法道初闢，予雖聞提撕，茫茫不知落處。閱己巳庚午，老人出山，石車禪師嗣之。此年余始齋僧施茶。石師時過余，荷其策勵，一啟口皆鉗鎚，雖不能洞曉，然心未嘗不殷殷嚮往也。相與七閱春秋，如同一日。石師順世，法堂席虛。戊寅秋，因率諸檀護公請本師費隱老人繼席。冬杪，即有查姓偷葬粟山頂一事，鄰近百人，眾共擊逐，遂遷怒寺僧，鳴官往逞。費老人曰：「堂頭事也，與眾何預？」單身對簿，適大雨，余冒濕拉同袍，挈庠友，代白署篆。魏公祖魏躬迎本師入賓館，有加禮焉，狀牌立銷。次聞府間有行，余入禾謁當事，一一冰釋，叢林鞏而法幢振，此實始基之。己卯，密老人以天童事故出山抵白下，予致書寧波馬總臺，為之婉達諸當道(語載致馬書中)。事既調攝，老人擬歸天童，路經禾于，余隨本師往迎，蒙入金粟山，聚談數日，受命輯《闢邪集》一帙。老人蓋深知昌之衷曲素直，故以此書委托如此。庚辰，冊務浩繁，本山飯僧田暨寺基約百畝，余集收字圖七甲，代為免役。壬午大荒，余手捧缽盂，募糧募金，殫厥心力，所獲既豐，稍稍活眾。癸未，猶未稔也，勸緣如之。甲申，助買南房數間，助買園地二畝，年齋僧二次。乙酉迄丁亥，本師赴天童，請百師處首座寮，為弋人所慕。戊子，有不利老人者，浪傳金粟為天童下院。老人不平，不遠千里，親詣金粟，徹底澄清。余于氣勝者調以禮，義勝者浹以道，彼此矛盾便休。余力議嘗住不可一日無主，遂率眾檀護合愛憎，共筮之韋天，得百癡禪師繼席焉。本師因有不遇，明公威德重幾乎梵宇草芊芊之贈嗣。寧波歉收，天童窘食，四方餉饋，皆余一人遍叩鎮官護送，開船搜搶。雖至，毫末不動，此蓋明明天助，非人力也。又有達人作用，不尋常手眼高明，見大方之贈。庚寅，余壽老人于福嚴，相訂同遊雲間，約略五燈正續。蓋《五燈》一書，自紹定至今四百餘祀，纂修無人，僧史闕略。老人遠溯迦文，以至己身，輯彙成書，顏曰《嚴統》命百癡兄董其事。而予與同門李公士材，實始終之，復苦刻資莫繼。其《續燈》五卷二百二十餘葉，余獨力刻成。辛卯秋，一友以乃公曾售田金粟，拉知戚與百師議贖。余曰：「君之父產不可棄，獨不為百師地乎？此田百師祖業也，亦當相體。權宜者，內取六畝，退作加價，畢竟虧損常住于心弗安。」余將附近金粟田六畝補之，事雖名為常住，實所以安百師也。後百師以他客行諜，拂衣出山，違予初心，故田亦不補。百師出山後，法道凌夷，而此山遂

成郵遞裨販所矣。壬辰暮春，費本師過余集米百石，余送至徑山，盤桓七日，古今機緣頗多商確。因《嚴統》未竣，又助刻正本百葉，及著《徑山志· 序》，老人喜而賜杖，且銘諸杖曰：「覿體現前，描畫不得。妙運超方，了無群惑。指點人間，疏通正脈。」又書贈曰：「立地頂天一丈夫，儒宗釋典旨相符。年來體道深深喜，宜把瞿曇擔子扶。」余婉笑，辭曰：「高天厚地之恩，敢同木石。竊念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謬許肩荷，幸脫羅籠。」老人欣然曰：「不惟其名惟其實，便是竿頭更進處。」遂贈一號，號「無依道人」。嗣後益蒙垂注，辭之不得。至丙申春仲，於虞山維摩室中受付囑焉。

偈頌

余晚年入道，宜緊自修，遇古人之善言懿行，有合於本分中者，時為拈頌，以自寫所得，雖不敢名為了手，亦不甘自蒙蔽，以少昧其生平。故自得法以至今日，即茹齋盟佛，分置家業與諸兒輩，存此已往之年，以報佛恩宣法化，更不復預人間事矣。偈與頌雖不文，姑存以正諸同志者。

脫家

斷情須鐵漢，勘破爐中雪。欲了何時了，一決罔不決。
釣雪鑒曰：「截鐵斬釘，手親眼辦，非大了當人不能作此語，他日《續傳燈》而集著作，只此偈可當之。」

分家示五兒

初祖一花開五葉，予家內外喜同轍。庭前各衍舊風雲，笑傲乾坤展大業。
百癡元曰：「西來大意人人有，誰家灶內火無煙。」

參學

了知佛法無多子，切莫依稀辨朱紫。說到無言可說處，當天明月非關指。
百癡元曰：「悟真言的，大有過人處。」

護法

法周沙界賴人傳，遍地紅爐熾火然。更藉添薪蓮社侶，人人出手護真禪。
釣雪鑑曰：「不惟自護，且教人護，佛法從此不衰矣。」

本師輯五燈頌以記之

不分東土與西天，法脈相承那用參。有正有旁須驗過，當前一指是司南。
天王傑出又天皇，南嶽青原各續芳。撥轉雲礽當日謬，於今正派凜如霜。
薪傳燈續信奇哉，明眼應須契本來。瞿老非前今豈後，任人衍法任人開。
五峰金粟出天童，缽缽相承奕葉隆。透得室中無味話，曹溪未到路先通。
費老人曰：「大有衲僧氣概。」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未牧

頭角未露一聲哮，自在縱橫去路遙。黑白始分牝牡相，生來柔順長靈苗。

初調

順性今朝也受穿，何煩童子又加鞭？繩頭在手隨時轉，到處風光不用牽。

受制

踏著溪山便騁馳，朝行暮宿緊相隨。休貪水草東西路，奔走能生兩足疲。

回首

捩穿鼻孔始回頭，不是天生稟性柔。早晚加鞭還策勵，煙雲客路莫停留。

馴伏

不分內外與中邊，束縛無拘意灑然。信步行來皆坦道，騰騰任運漫勞牷。

無礙

萬別千差性本如，超群惟此總無拘。一身負荷皆全力，本分何曾有欠餘？

任運

息肩還得臥雲中，渴飲饑餐處處同。物我盡捐知解淨，本無南北與西東。

獨照

法外無心心亦閒，不留轍跡在人間。揚眉瞥爾開雙眼，炤徹銀山鐵壁關。

雙泯

隔墻清聽絕無蹤，形影孤寒照碧空。但見皇封成一片，稼苗不犯草叢叢。
釣雪鑑曰：「提唱本分，顯露，日久功深，一此不懈。覲翁其真牧牛者，與梁山普明大有知音矣。」

閱世有感

人世難逃受苦煎，那從火裏蔚青蓮。瞥然充溢天池水，遍界光華享大年。

次韻示諸禪客

滿眼祥光礙膺絕，塵勞堪嘆沒休歇。三三兩兩氣吞吳，各吐珠璣如落葉。

贈金粟百禪師，即次前韻。

煆煉紅爐火不絕，一丹到手群情歇。等閒拈出好風光，抹殺西來駕一葉。

除夕

世途擾擾竟何之，欲了弗了了亦癡。箇事不隨華歲去，剎那千載阿誰知。

歲朝

萬古恆嘗一旦新，物華搬運舊時春。韶光雖向人情換，不識何人契本真？

元旦步沈菁莪韻

紛紛慶賀古今然，孰溯清流返濁泉？獨有達人明本質，歲華不改永堯年。

四威儀

山中行，八十氣盈盈，略彷分明都歷過，後架洗腳別有因。
山中住，面壁意專注，階前立雪安心時，風吹壏[土*(天/韭)]歸何處。
山中坐，瑞草敷猊座，法輪轉展樹下垂，一指拈花真笑破。
山中臥，雞足何時寤？袈裟守護百千年，覆去翻來獨唱和。
釣雪鑑曰：「四威儀頌，石屋高峰錄中有之。蓋林下人工夫無處不在，故作此以驗其底蘊也。覲翁年甫九十而不衰，更能于日用中檢點若此，且其為語，儼然本色老衲湔滌，文人習氣殆盡，非工夫純粹者，詎易臻此？」

胡宣子詰祝仲基本分內有偈無偈話草答

偈到忘言思慮絕，不通一線怎休歇？試看曉日麗中天，光明何處不漏洩？

又

有無不爭好與醜，本分豈人所拘守？單刀直取顏良頭，百萬軍威都了手。

望日遲明

光射帳中非是月，禪機達旦轉超越。參得心空及第歸，何如不第且休歇。

無依道人昌，傳南嶽正宗三十五世費隱容老和尚法。自丙申以來，參透自己，無悟無迷，為法求人，如饑如渴，肩擔十年靡刻弛，遇緣一旦始欣傳。徹見，綠野上人，諱超悟，誠信端慤，寸步罔越。謹守既有餘，恢拓無不足。遂以拂子一握，囑以表信。偈云：

佛祖淵源流脈長，燈燈續焰法輪揚。探籌從不分緇素，甘露重開轉澤梁。

又勉勵一首

遍野郊園有腳春，綠雲靜靄任天真。身膺法道無餘事，力挽頹風是至人。

和吳萬為誦百和尚出山韻

去來何用毒相攻，室內操戈總是空。曳屨飄然擎日月，達人何處不潛蹤？

堪笑時人眼不開，妄仇龍象攪獅臺。佛家自有安身法，枉伴浮棺去復來。

粟山延藏百餘年，經到俄聽有訕傳。共爾一身為去住，情狂端不識真禪。(是日予適請藏經至)

雲跡深藏匝竹菴，祥光紫氣遶澄潭。宗風動地無高下，瓢笠隨身有指南。(百師時憩錫梵勝菴)

孤雲兄繼百和尚住持金粟作偈相招次韻答意

忭舞清規高百丈，驚聞洒掃舊苔痕。風光到處皆流映，莫使孤輪旦復昏。

答蔡子穀送木老法叔入院偈

金粟堂中老國師，陽春賡唱正其時，當年同調今非昔，早不推心漫怨遲。(附原偈)

(大唐國裏無禪師，花發優曇古佛時。孤掌何如雙拍板，秦溪擊楫勿遲遲。)

頌本師費老人

道脈千秋仗仔肩，光輝遍界我翁宣。蓋天蓋地奇男子，亙古亙今大聖賢。不誇神駿支林重，已占蓬門竺國先。從此相承師範遠，英英繡虎解忘筌。

除夕次韻

一年光景去如梭，隔歲銅催又若何？斗柄光從五夜轉，書雲節又四旬過。含元殿裏笙簧沸，野老村中爆竹多。獨有至人回造化，此時也唱太平歌。

輓破顏和尚

振錔吾鄉十載餘，婆心一片更誰如？三秋猿哭秦峰冷，一夜鴟鳴法席虛。腳下仍多獅象侶，寰中剩有水雲居。依然此日瞻遺範，腸斷魂銷孰念余？

輓百癡和尚

等閒擲去杖成龍，嘆息斯人不再逢。佛法我慚張運使，文章君是悅雲峰。方欣念載知交舊，詎意孤龕雲霧封。剩對西風揮老淚，昏衢光燭與誰共？

立夏日登凌霄峰

踏遍松杉路側崎，諸峰頂上摘芳蘺。靈禽力弱蹤難到，道叟情狂策縱隨。洗硯池中弔蘇子，碁盤石際探芝眉。凌霄登盡空雙眼，匝地宗風歷攬奇。
金粟百癡禪師曰：「詞端旨確，骨古調清，當與師川、大年輩並垂不朽。」

月影

午夜流光光映身，當頭照見人非人。階前雲度添長蔭，臺上花移舞短紳。來去依稀漂白浪，晦明彷彿露清神。柳梢描出娑婆像，斜望西樓焦兔真。

步潛夫李年兄梅花韻

消息單傳雪嶺神，繁華刊落露清真。馨香一段含生意，冰骨千秋顯出塵。月夜欹斜疑碧漢，壟頭疏放笑征人。自從瞿老親拈後，在在分明總是春。

步子建王年翁晴泛韻

碧水韶光劈面開，滄溟西泛一葦來。吳山勝境翻新象，春洞桃花麗舊苔。寂歷禪心推拾得，逍遙千古頌浮杯。吮毫難寫坡堤意，策杖還誇曼五臺。

拈頌

釣雪鑑曰：「拈與頌，唐宋諸大老舉有之。張無盡托缽頌、蘇長公上佛印頌、計國夫人念經頌、張拙秀才悟道頌，大略不事雕飾，直寫本色，心印心，法印法也。他如圓悟之碧岩，萬松之評唱，言深意晦，隱索深鉤，使淺近人莫由窺其邊際，無怪乎有少林提唱，諸公從而義理之也。覲翁學佛，而能以平易之詞指示後學，心法雙彰，語默路絕，真可與唐宋諸君子握手矣。」

「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公案

頌云：把柄都在手，縱橫得自由。[糸*廉]纖俱淨盡，何處覓車牛？

「趙州勘破臺山婆子」公案

頌云：婆勘阿師，不在驀直，州勘婆子，不在臺山。各勘本來面，何曾別問津？

「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公案

拈云：本分一著，一生受用不盡。唯隨分而納，方免非分而營。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公案

拈云：將謂有本可據，調羹尚少滋味在。

「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扳枝，足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公案

頌云：句下無生忍，臨機藉指南。西來恁麼意，開口告人難。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公案

頌云：擬議卻從言下起，倚墻傍壁轉轉生。直得有無雙遣，葛藤斬盡，馬前相撲，一倒便休。休！休！含元殿裏覓長安。作麼？

「今晚一覺睡，來日是新年。」公案

著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果悟則一一不著問人而自明」公案

拈云：千峰勢至嶽邊，萬派聲歸海上。是他家裏人，方諳這般說話。且道那箇是家裏人？良久云：又來問我那？

僧問慧力昌禪師云：「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昌云：「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玉林別云：「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木。」老人拈云：高高山頂立，還他慧力昌。深深海底行，須是我報恩法兄始得。但一人入佛而不能入魔，一人入魔而不能入佛。老僧則不然，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溪西。

頌云：識透上頭關，鐵鞭都打碎。呵呵呵！人我不容立，菩提何處栽？魔佛亙古判，優曇火裏開。

「圜悟老人答大慧有句無句」公案

頌云：描不成兮畫不就，黑白分明絕體究。相隨來也話更奇，飛鳥歸巢各依舊。

「禪如大海，將缽盂盛得些子。」公案

西江漫誇一口吸，缽盂如何難測海？不會箇中吞吐意，忖度短長真可慨。

寫懷

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概觀僧俗兮，暴殄真不必。世趨如是兮，冷眼亦不必。

別古

泥佛宜度水，蕩漾波光彼岸砥。
金佛宜度爐，赤心片片印森羅。
木佛宜度火，爍破乾坤炤今古。

(覲周目趙州三不度，予謂三宜度，蓋古人委身飼虎，懸崖畢命，與夫析骨還父，析肉還母，俱以大休歇，顯大神通，則三佛之度，正三佛之妙用云。)

靜觀(二首)

未生前事未生了，未來後事未來了，現在十方雲去去，有何不了待人了？
世緣日日增，百歲不能了。識得無干涉，自心先了了。

步韻贈禪堂雲菴姪

物換時移不記年，逆順從無兩樣天。水平石出非無會，雨驟龍翔別有緣。羨侄番新品古宿，節承訪舊話真禪。垂手鬧市如山靜，樹下閒行何不然？

和韻贈蓮社心源法師

我昔親承瑞燭來，蓮花三度火裏開。自慚無德當靈應，何意蓮社燦錦臺？佛室輝煌呈彩色，禪燈炫耀啟聖胎。彌陀處處勤指引，為報西方淨土階。

毒蛇世尊惡毒蛇阿難(俱答顧來初問)

兩兩提撕情未瞥 ，福堂追繹太分別。不思本分真空體，勤求儆語怎休歇？

乾矢橛

矢橛何曾值半文？將來擬議有何情。佛法無多原平等，濁自濁兮清自清。

庭前柏樹子

眸迎柏子最分曉，覿面相呈真湊巧。佛本無前亦無後，囫圇吞棗知者少。

和顧來初立夏送春韻

歲序如梭去不留，夏景初賁春未收。冷暖雖向人情換，衰旺豈因代謝愁？密密生意隨時轉，隱隱禪心始復周。盡知梅蕊消息好，誰道荷畔吐香稠？

代滬天法兄募米偈

道高何慮生不辰，休嘆禪和篾束身，杖駕瓢囊光日月，法弘遠近震天人。塵塵歡喜開生面，缽缽頻添賴巨仁，莫謂一滬酬有限，化躋光天遍屆春。

顧來初求不二門答云

不二無門徑，尋求亦無途。自心能了悟，復何一與多？

齋單

覲周日語云：人無壽夭，祿盡則亡。現前所見，如乙未年，王玄冶、賈惺常、賀仲嘿、吳聖水及大侄伯玄，同時相繼而歿。此諸君子年尚可延，食正饒裕，而一時奪則奪之。昔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高丈六，功未畢，慶遂卒。其日，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甦，白寺僧云：「於閻羅王前見法慶，甚有憂色。少頃，見像來王前。王遽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功未畢，柰何令死？』王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俾終其福業。』」大智甫說，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甦活。果甦後喜餐荷葉以為佳味，及噉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亡。如是莫大功德，料盡則死，轉給則生。可見多食不如少食，濃食不如淡食也。予自丙子除暮，侍立父側，父云：「我睹此分歲品物，件件欲得而啖之，竟若不容我啖者。」予聞而刺心，二十年如一日。今於八月十五日靜室落成，禮誦《法華》尊經、《梁皇寶懺》，告申茹素，隨著四弗箴曰：弗旨弗肥，弗營弗暴，庶幾哉？弗求多便弗少，弗求濃便弗淡。無弗可以自勉，無弗可以勉人。正是紅燈焰焰空熒擾，急急回頭早是遲。

(日泞耕叟吳憲跋)

(閱覲周居士此文，勝閱雲棲戒殺七則，因憶韓晉公滉有吏司冥錄。一日對滉云：「凡人食料，具有記籍，二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平常人歲支。」滉詰以：「我明日所食幾何？」吏曰：「但不可洩漏，食品已定。」遂密寫御前食糕腹脹，黃昏啜橘皮湯二盞。啟看一一不謬，數之前定如此。今人不能戒殺，為口腹故。然滋味於我至輕，性命於彼甚重，識得「祿盡則亡」四字，尚敢再窮水陸，恣殺業乎？馬冏伯云：「昔萬羊丞相李德裕，食至止少百羊，遂戒殺。偶人饋百忝羊，雖堅辭，竟數滿，不祿。」)

勸勉內人并悼亡

苦海無邊佛為度，彼岸登兮孽不墮。意中了了斷諸緣，有何功德不負荷？

錦繡世界一時收，逍遙路上別有秋。大地山河包不盡，個事承當永不休。

一生行履汝週旋，笑談因果在目前。登時撒手分別去，留下福田事事全。
內助去矣我形單，好比麻油樹上攤。願汝會得祖師意，隻亦陶然免涕潸。

無依道人錄卷下

武原無依道人徐昌治覲周甫著

南村釣雪氏僧鑑刪定

門人弘量記錄

五燈嚴統序

粵自三教行而禪道至今日甚盛矣，然禪統至今日漸淆矣。費隱本師，有殷憂焉。去秋未赴徑山，時九月既望，自福嚴抵禾，招余同詣雲間，館于小崑山房，與士材李居士將舊本《五燈》推詳授受根究來繇，抉從前之疑窟，訂向後之信傳。光明正大，為開闢來，佛教流通，一大準則。至洞宗如淨以後，非無續刊，然而影承響接，較儒家之魯魚亥豕更甚。流而至評唱訓詁之差訛，咸得竊名正統，殊增浩嘆。余三人矢公矢慎，溯源析流，採集五卷，皆百禪師苦心遍索手錄成帙者。比時深憂，任事無人，募資乏力，余目擊心賞，慨焉擔荷，束卷南還，輸金購梨，鳩工寫劂，旋到金粟，與百師又加釐剔，親為較讎，朝催暮逼，至春初竣業，而後喜可知也。共前翻刻計二十五卷，總顏曰《五燈嚴統》。茲秋孟，徑山老人寄士材序文至，閱之朗朗揭日，足令售贋鼎者緘口。余不諳，且不文，竊於命名，至意不能嘿嘿而處於此。何也？西竺五印，禪脈也；東旦五葉，禪宗也。一分為五，雖百千萬億，會歸一元，則正統當覈五殽於一，則建幢立法；漸至不可思議，則閏統當稽。況別戶分門，慮不無長短簧鼓則合而分，分而合之，統當辨。夫覈也，稽也，辨也，皆嚴也。嚴與刻相反，而毋縱毋濫，非我是人非以為嚴。余幼習儒，曾選刻歷朝鑑燦典則芳摹經書二指行世，可不負儒。長而從佛，未登賢書之籍，先廁密室之名，亦為選刻《諸經指南》、《高僧摘要》、《醒世錄》、《法華經卓解》、《金剛經會解》數集。今費老人與百禪師前引後接，左挈右提，事事相扶，心心相印，箇中既通消息，功名等若浮雲，遂棄公車，猛圖佛乘，所以茲編合掌承當，跂足立就，執鞭從事，以心之所欽，樹天下萬世之防，敢曰有功於禪，庶幾不負禪云。

序徑山志(壬辰新夏日書于雙徑留玉樓中)

天下名山，惟徑山形勝，鍾靈獨異；天下古剎，唯徑山叢林，　帝寵獨隆。余素心慕，未一登覽。喜費隱老人主席茲山，因《五燈嚴統》鳩工未竣，過余相商。鹽城之士大夫諸善信，若赤子久失慈母，各負米供養，須臾而纍百石。費老人曰：「歲儉，荷蒙多助，心殊弗安。」不五日而旋旆。余不忍遽爾分袂，一路伴行至檇李。先大司馬元仗兄曾孫輩，攀留齋嘲，捐粟盈秉，抵塘棲沈姓者，裹糧以待，縴纜而贈。其至誠感人，隨地輸將如此。四舟銜尾，梯航而濟，亦不五日而入山。但見諸峰環拱，秀采迭呈，夾道皆參天古木，密布俱插地新篁，蒼蒼欲滴，翠翠若流，勢似奔而紋迴，形似伏而神聳。應接不暇，靄色可餐。將入門而群賢屏列于巖側，及登堂而龍象交參于庭前。余迤邐于後，睹此肅肅威儀，整整法幢，而後知有其人而山始靈，有其法而人始重，非偶然也。甫憩息間，費老人持徑山志稿示。余陡誦，因具悉國一祖師欽開山時，神龍獻地而井樹隆千古，菩薩現形而巨石喝三塊。代宗皇帝賜號，禮同弟子；名臣三十二皈依，稱列門人。德宗璽檄，憲帝碑銘，生而望隆九重，沒而流風百世。後雖名師輩出，芳躅漸稀。迨二十世，而大慧禪師復振前徽，為此山中興法主。縉紳入室，有無垢不動諸軒；衲子坐夏，計一千七百圍繞。佛法冠天下，聲名溢京師，出山入山無改節，賜紫賜號有餘裒。綱要五冊，詔入大藏。卓哉盛事，誰堪媲美？幸元叟端禪師值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奏請補住璽贈金襴袈裟。適道家言上章謁天帝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閽不開，正符其數。師朝京，夢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師主法席，十八春秋，亦其讖也。自茲南楚禪師而下，月林禪師以上計八十七世，歷唐宋來一燬于慶元己未，住持元聰新之。兩災于昭定癸巳、淳佑壬寅，無準禪師營之。及雲砂高之世，至元乙亥、己丑疊火，屢捐衣缽，悉力營搆，盡更舊規，稍稍安居。明正德以後，越今幾二百年，主席不定，宗乘久虛，去來者等若傳舍，負隅者認為故居。茲順治庚寅，費老人赴眾檀護之請，來主斯席，以實心行實事，絕無人我是非，以道力轉法輪，具見超佛越祖，目擊宗祖之逼處西偏也，為之建祖堂于殿之左；不忍碩德之無稱于後也，為之建名宿堂于殿之右。方丈窄隘，創于殿東，亦規模不得不如此，初非居求廣也，以山之靈，振老人之法；以老人之大機大用，煥目前之五嶽凌霄。法席有餘燠，山色有餘煇，座下英賢振鐸諸方大剎，廣布聲施，咸以祖宗真血脈滴滴流傳，宜其開拓宏而垂休遠也。余遍陟峻絕，遠眺層峰，不覺泫然淚下。憶先君資善大夫星魯公，年踰九旬。時頌此山為佛窟而弗克躡足。二先兄大司馬忠烈肩虞公拉余同游，竟王事驅馳杳焉齎志。余雖不顧身家，疏聞當宁上贈下蔭，際此一游一不游，能不撫心長嘆。長兄光祿型唐公登眺，尋龍胍，

高低俱置，不道能臥游諸勝，然兀坐蓬窗。余儒而釋者也，佛門大事外無大事，竊欲以昔日靈山會為今日徑山會，舉四十九年吞吐未盡之機緣，仗費老人重重拈出。余則以今日維世心，印昔日維摩法，舉八十七代住持已成之公案，俾余不肖一一追扶。近閱老人進山法語，如追回臨濟家風，捩轉列祖鼻孔。尊宿當年如寶集無窮三昧潑空流等語，不覺鼓掌大悅，庶幾哉，撐天立地于今見，繼往開來永賴之。謹序。

百和尚全部語錄序

宗門之語，語法也正所以語心也。蓋此心法不容擬議，不容限量，審時度節，隨因溯緣，或語地，或語人，或語語，或不語語，乃稱獨步者，曹溪而上莫以喻其前；頌開來者，太白而下，反若窄其緒而不知。語雖不同，心無二心，法無二法也。惟心法昭而筆墨皆生動，齒頰皆馨香。我法兄百翁，悉備而光大之，有才而若無才，具識而若無識。捷得心印，而若一無所得；廣傳賢聖，而若一無所傳。恂恂然一舉一動皆實心，一咳一吐皆實意。真不可語，何嘗不語？其似者似不可語，何嘗必語其似者？語所當語，何嘗不語其真？而似似而真者，語所不當語，何嘗必語其真非真似非似者。總之，千百年之血脈，流傳于此一語；千百世之肩荷，弘護於此一語。此而猶得謂一人之事業乎？此而猶得謂一世之文章乎？吾披閱再四，爽焉若失，西江之可以一口吸也。茫茫大海亦復如是；東山之可以小魯登也，巍巍泰山亦復如是。吾深羨其如是，竟不知其何以如是。建瓴之水，萬里濯足；倒峽之勢，千仞振衣。至於靜裏傳響，冷地發燄，尤在善解者，迎其刃焉。

闢邪題詞

余佩服儒教，攻苦有年，蓋通晝夜寒暑，而行住坐臥于此中，方以未得理道為憾，忍聽邪說亂之也哉！日兢兢焉，以一善之得、一隙之明，急為傳布，嘉與流通。何帝典王謨、名臣烈士、貞夫節婦，不一一表章于帙中。迄上古中古當時君相豐功偉業，咸密密裒崇于言外，無非以大經大法，迪人心而開人目，使異說不得乘而中也。偶於中秋，偕費隱禪師連舟詣禾，迎密老人，見其案前所列諸書，若痛斥夫邪教之以偽亂真，貶佛毀道，且授儒攻儒，有不昭其罪，洞其奸，彰灼其中，禍于人，流害于世，胥天下而膺之，懲之不已者，南有宗伯，北有諫臣，[口*尾][口*尾]疏論，其猾稽蠹惑之奸，已稱直窮到底。閩諸君子、浙諸大夫，侃侃糾繩。夫以技衒

巧，以利誘愚，口誅創異，筆伐黨同，何啻張膽明目。至于雲棲有說、密老有辯、費師有揭邪之不容攛正也，纚纚數千言，佛與儒同一衛道之心矣。費師又慮巧偽易滋，除蔓匪細，不合諸刻揭諸塗，使人人警省，在在聳惕焉。能戶為說而家為喻，因以數帙授昌治，編其節次，臚其條款，列其名目，一種憂世覺人之苦心，洞若指掌；一段明大道、肅紀綱、息邪說、放淫詞，較若列眉。于中刪繁就簡，去肉存髓，凡一言一字，可以激發人心，抹殺異類，有補于一時，有功于萬世者，靡不急錄以梓。

百癡元曰：追金琢玉，字字光鮮，溯本窮源，言言慨切。一以維持名教，一以輔弼祖庭。世道人心，裨益豈淺淺哉？子輿有言：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覲翁見之。

序雲濤集

黃檗隱元禪師，費老人法嗣也。其悟道則有行繇，其建幢則有語錄，不具論。祇如負擔，走天童，登祖堂，掃祖塔，渡江而北詣金粟。覲師不肖，始得一接色笑，見其巍巍器宇，稜稜俠骨，滿口珠璣，遍體德業，而後知身任道法者，如山之峻、如海之汪，未易測度高深也。未幾，振錔福嚴，結茆為廬，問道環堵不肖。于庚寅夏壽費老人于此山，而具悉其澹泊平易，不擇地而引掖如此。辛卯冬，良上人捧師《雲濤集》募刻，陡誦一字一真金，一語一至寶，如復轉檗庭之淒涼甘如飴，倏焉盛大履如素，點綴十二峰于紙上，人得披卷而領略，剖示十四景于目前，隨在借喻以顯真。此津梁筏也，此指南訣也。余喜而捐貲，相助成帙，且為一序顛末。凡寓目者，幸弗以寄情適意，為一時酬對選勝之書而作文字會，則幾矣。

題靈師語錄序

捐金建菴，供養大善知識者，道真也，命名直指，廣示人心，見性成佛者，徑山老人也。奉法惟謹，守先待後，而提唱宗乘者，老人法嗣靈岳禪師也。余于鹽官領其披膈，心為向往。茲于雙徑接其謦欬，益切神依，似不能嘿嘿處此，然而不能無慨于今日也。有等認唾餘作生涯，珍糞團為至寶，弁髦一切我慢上人，呵呵鼠喫貓兒飯，推枕落地時，活潑翻身轉，一句半句從何著，乃誇多鬥靡謬，認見過于師，不顧籌，可入室而止取肘滿，縱橫迴思，築拳脅下，轉師黃檗者，究成往事，一似主伯家以亞旅為勝，朋黨中以羽翼為先。那知壯士展臂，獅子游行，渾身脫落漆桶底，窗櫺怎過水牯

牛？接引一淆，則龍蛇雜進，若廟若祠，盡做開堂勝地，擎拳豎指，便稱說法宗風。承當既謬，演法日卑。嗚呼！鴛鴦繡出從君看，金鍼終不度與人，遠之遠矣。自此而依稀彷彿道場，便滋圖利徇私外護，如缶醢黃蚋，聚之有酸，盲以引盲，偽以附偽，彼此相蒙，日淪污下，祖庭誰為撐扶，宗綱立見頹敗。此皆旁蹊曲徑，舉光明正大、直截現前之道，而故違之。宜老人有概于中，汲汲指點而菴稱其名。靈師步趨其內，舉揚箇事而名踐其實，正是象王行處絕狐蹤，一堂授受，有的據也。昔庖丁批卻導款，一朝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于硎。竊于靈師，有厚望焉。雖然余亦多此一番饒舌，墻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是為序。

百癡元曰：「鬧熱時病中，一帖清涼散。」

序寫峰

天下叢林皆善知識說法度人之地。恬退者必藉靜室為憩息。其未出山者，亦每搆一椽，創一址，長養法幢，嫻習矩矱，為他日大行廣布之始基。如示方法姪，本師費老人之孫，孤雲兄之子也。建剎于鹽之北關外，新篁密插，古柏高擎，梅環于左，水流于右，前有雉堞，後有勺居，東濱大海，西峙浮圖。毛父母寓目心喜題曰：寫峰。明明祇樹園而不寫，明明舍衛城而不寫，明明阿耨池而不寫，明明竹林精舍而不寫，而所寫者峰也。豈以東南之秦駐稍遠，西南之紫雲尚遙？必欲東北起一層巒，西北障一天塹，而百鳥銜花之異，竟在指顧間乎。一峰而該千峰萬峰，萬峰千峰而統于此一峰，俱無暇論。總之，有竹有梅，有泉有石。界東藩為佛室，邈西舍若雲居。海濤與梵音同韻，松風與林吼齊聲。莫道閉門不是深山也。

釣雪鑑曰：「奇巧疊出，是蘇黃小品中最佳處。」

法華經卓解敘

諸經皆修行軌則，獨法華妙義，殷殷開導，殷殷示方便法門，種種曉喻、種種現接引神力，務使未信令信，未解令解，未善生善，已善增長，豎窮三際，橫亙十方，在在醒人敬禮，處處肅人遵奉。借權顯實，而實之真體躍躍在吐露間；懸一通三，而三之指歸隱隱在趨步外。予年屆八旬有五，精力日憊，資用日窘，回思大恩未報，駒隙空延，急集法華諸論，而天台智師之科註為詳師詮藏、通、別、圓四教，而藏中菩薩乘概隸為小，不無遺議。復檢清涼國師，小、始、終、頓、圓五教，揭其全宗，細將七卷句為逗、節為解，一登繕帙，便付剞劂。彷昔賢豪，秉燭夜遊之意，亦俾速于披閱心

目蚤豁，如杲日麗天，萬象靡不領其光、荷其炤。此經分疏明了，自軌軌他，或得有功于法寶，有益于人心，有利于天下後世焉。若介介擬議于如何玅法、如何蓮華，是不覿透本根，徒枝尋葉摘，奚補哉？

金剛經會解了義序

予於戊辰燕邸考授別駕時，誦起《金剛經》，閱今三十五載，口為誦而心無解，欲以不解解之。初非此可解，彼不可解。又非有可解，有不可解。竊嘆義味何如是深奧？究竟無淺如何有深，無顯如何有奧，大而世界此也，細而微塵此也。明明可舉，似明明無可舉；似繁而生類此也，約而四相此也；實實有係屬，實實無所係屬。法可說，而法原無法，併說亦無說；物可度，而物無其物，併度亦非度。上而授記無授記，下而受持無受持，中而演說四句偈，無從而演說。諸相不立，歸于無我，造作不生，泯于無為。總之無可住之法，便無可住之心；有住而無住之心，即是不降而降之法。故護念非不諄切，而去來坐臥先無定；付囑非不叮嚀，而夢幻泡影誰是真？予遍搜諸解，俱不過會文絜義，尋章摘句爾。已于其中，煩者汰之，訛者訂之，晦者醒之，倒者整之，前後呼應者暢其詞，虛實轉變者通其意，謂直溯靈山會上，覿面吐露，覿面稟承，世尊不說說，須菩提不聞聞，阿難結集于儼然未散時，而會取當日情景，余則何敢？若以堅利喻金剛，余則曰堅莫堅于此心，利莫利于此信法之心，心光即是佛光，人人有現成般若，證佛不如證心，在在有捷徑六波羅蜜。至于非名是名，正第一義難形容處，如云日出西方夜落東，桃花雪白李花紅，何獨不然？

資聖募建雲水房疏

法門功德，齋僧為上。而接待行腳使至者如歸，又齋僧中喫緊事。近法兄破堂頭闡化，延納四方參徒，食訖即去，以無安單也。茲山東客僧傳正，號澹菴，目擊屋窄地寬，發願叩募，啟建數椽，一以便雲遊往來，一以專學人觀聽。因此僧係先胞兄肩虞公巡撫山東時，曾為屬吏，遇亂長剃，籍此功行，以了夙緣，浼予弁首。予已住靜南郊，一切付不聞不見，因以此僧懇請之故，及與破和尚來諭，辭之不克，聊為捉筆，所謂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無心道人。特以告諸具眼者。

重建真如塔疏

按：忉利天城東，有佛髮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缽塔，城中御駕園中，有佛牙塔。至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敕閻浮提及于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即為立塔。此時欲得舍利供養，遂將四部兵眾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又取七佛塔中舍利，以金、銀、琉璃、玻璃筐盛之。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筐。從來舍利有三種，骨舍利色白、髮舍利色黑、肉舍利色赤。後孫權時沙門康僧會，極言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會曰：「佛神跡感通，祈求可獲。」權即委會求，經三七日，至誠禱請，遂獲瓶中。旦呈于權，光炤宮殿，權執鉼瀉于銅盆，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會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槌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槌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以是知建塔難得，舍利又難。今又節法師重建真如塔，殫思締造四層，工程浩大，又三處得舍利五顆，因緣巧湊，出自天助，豈人力哉？丙申春仲，詣鹽西林菴開講《楞嚴》尊經，募諸善信，隨緣喜捨，以竟前功。洵是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若不體究說法本意，恐說者說到盡未來際也說不了，即聽者聽到盡未來際也聽不了。故行到水窮處，還當坐看雲起時。願令如幻如夢之眾，特發如饑如溺之心，圓成如金如剛之塔，方為烈焰堆中撈得月，否則趨向真如亦是邪。

釣雪鑑曰：「文節只造一座塔，覲翁便現出種種塔樣。文節以土木瓦石為塔，覲翁以筆墨心華為塔。且道誰優誰劣？具眼者試定當看。」

塔塘橋序

聞之檀那六度利濟為最上乘，故造殿裝佛，雖不漏因，非見世事。緊渡口灘頭，絕流斷岸，雨夕風辰，黃昏午夜，行人天塹，徬徨苦海，所謂人天路上，現前功德，惟此特著。矧塔塘橋匪，僻處一隅，鹽邑抵郡，固取道而七壤萬靈，率由利涉，陡然缺陷插翅，勿能胥溺是懼。此住持道人海澄宏願，遹新弗憚，五體投地，借筏彼岸也。我父侯快閣劉公，俠骨慈腸，生秉慧根，性具上器，規政罔不嘉惠氓庶，此舉慨俞所請，捐廉為厥指南，俾眾生仝脫迷津，悉躋覺路，則又不寧嘉惠余鹽，將闔郡諸壤咸利賴焉。余慚襪線能，弗仰崔嵬，以足高瞻沆瀣而神遠乎？頃歲凶粟踊，朝夕不遑，余亦何敢向窶子為不情語語？夫素封家，與其積之不散。何如？擲其必朽，造乃無量。昔人竹橋渡蟻，食報鼎甲。夫蟻猶異類，善且天知。救我血氣膚髮，更當什伯。雖然，即不食報。見險道，化金城，沙界盡攸往，必多懽喜趣。然則宰官居士，隨其產力，或出金

錢，或輸子粒，共作懽喜想，雖寶筏金繩篾以加茲。余不文，為募引緣，亦推廣父侯德意，而為大眾勸，併為海澄道人勸，但得己心堅似鐵，他心雖鐵也須穿。

送寧波總戎馬冏伯書

老親翁榮轉南中督府，方出奠海國，旋入衛邦都，事業文章，古今來不少概見。弟辱在最契，雀躍胡可言喻，未審何日錦旋。弟當走武林道傍摳迎把晤。茲有啟者，弟月之望，于禾干晤天童密雲老和尚，談及老親翁崇禮護法，稱誦謂再來人。近因彼處一士夫不合，飄然出游，曾無繫戀。今又為海道王老公祖慰留肫懇，使命交臨，各邑鄉紳致郵盈案。和尚慈悲忽發，歡然就眾請焉。總之，有道之人，去從皆理，喜怒無私。弟皈依已久，知莫可效讚嘆。但願台駕將發時，一俯臨其地，便足重山靈。至若挽轍之道臺，乞揄揚其休美，勸其永作鎮護，更望台晤撫臺，備言和尚之品行與化導，委委王法佛法相為表裏，使秉鉞者亦起敬心，一二鑠金，遂不得乘而中焉。老親翁之種福，與維持調護者而俱深也。弟一腔熱血，不覺言之娓娓。

木老人北遊集中

上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為同為別？老人云：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
上云：孔孟之學又且何如？老人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大段皆同。予因眾議稍窒，致書老人乞將「段皆」二字易「不相」二字，便見孔孟與老莊大不相同。老人復書不納，箴云：世上皆知孔孟不可及，予一人，何苦為他出氣爭箇落處？諄諄尋孔孟落處，那如汲汲諦審自己落處？況天地開闢，三教並興，道本一致，教立殊途，游夏不能贊一詞，予又何必置一喙？有不明處，不妨疑著。有不到處，不妨歇著。種種辯說，種種枝節。

釣雪鑑曰：「凡人不識自己，所以不識孔孟。不識孔孟，所以離枝脫節，并不識佛祖矣。三復覲翁語，使人眉舒神豁。」

辛丑年紀事

繼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眾，不聞于鹽奔走當事，為壓服諸護法之計。且繼公曾受托，許藏老人《嚴統》版八百餘塊，及攜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毀，未免老人介意，因授遺稿有二

刻，布告十方。但此《嚴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資刻成，以此推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孺對張侗老召認刻還我板，因于十三十四日，那金購一新做塔樣，小而精巧。此時河涸，止可力盪，復捐工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缽之塔，明尊舊住持也。車和尚靈骨塔先居東首，此塔居西書一扁燈傳處。塔成之日，適堂中末法老僧不喜老人建塔，破口背詈。塔成後，此僧經行塔院一跌而死，豈非天有威靈乎？七月，造老人像，入祖堂東邊，置一大扁。張侗老題贈光前裕後。昌治跋語顏額右曰：老人住持金粟十有一祀，兩值歉收，珠桂維艱，缽盂再弄，用飽禪和，困而益亨。次逢　鼎革，人心惶惑，左右棘荊。老人晝夜綏戢，內外訓諭，漸得平安，危而益定。戊子出院，遍請鹽城紳衿善信及大眾，卜請住持百和尚于伽藍神前，一聽龍天推出公而益普。後住天童、住徑山、住維摩、住福嚴，時刻以金粟為念，身遠而心益親。今尸祝祖堂，理固宜然。

(中一間密老人，東次間費老人，西次間車和尚，三位廚像莊嚴煥發治生歡喜心，因援筆而賦二聯浼干和尚，大書于柱：父父子子一條白棒接人天中興濟北宗風。兄兄弟弟兩道寄眉掀日月式擴越南法象。時千峰息乾示方爾微兩子一孫送像歸家。懽敘拈偈。)

(畫艇停橈泊佛門，高臺三座映乾坤，八人賓主襄師事，斗室時披肝膽昆)。

釣雪鑑曰：「金粟為祖宗法窟，無論創自赤烏之年，其來已久，即密老和尚以至于今，燈傳薪接，亦五十餘年于茲矣。住持此席者固難，護持此山者更難。　覲翁以大公無我之心，扶滹沱單提之令，俾危者安、斷者續，自非具大願力、大手眼，曷能始終若此？觀辛丑記事之文，具悉其婆心苦衷矣。」

歷敘一生艱苦

予大父誥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定溪公，生予父最晚。予父亦以仲兄貴贈官如祖，初則蕭然清儉、株守士也。舉予時，父年三十有六，母年三十有七，同胞八乳，予第六乳也。前兄五間一留一，予與三兄次第相接。後又生弟。父母以予適逢間數，昕夕憂危者六年，訓讀皆口傳，未嘗寓目。七歲，即隨父館于硤石鎮陳嶽雲、鄭吉山家，課而不督。至十二尚未開經，或咎太遲，父輒嗚咽對云：「一年未出痘，一年不責以成人事。」及十三見痘，父母憂危特甚。時值歲荒歉，無力延醫，遇渴則療以黃連，遇瀉則喂以肉果，閭家痘殤十三人，而予獨全，皆吾父慈念殷殷，有格上蒼也。十四五時，閱文試筆，便曉播弄，隨父館于浦漾黃九皋家，與陸葆老總卯會藝，砥礪鼓舞，頗稱相愜。次年，隨二兄館于橫山張紹南家，與張

睿老朝暮相見，睿老尊太孺人極重師傅隆賓客，歲時供饌頗豐。既而試苦府關，幸杜父賞識獎借郡侯，得同沈菁老游泮其年跨鳳，適遇二兄鄉薦髮妻，許克勤克孝克相。予讀無珥可脫，無生可謀，祇以紡織微貲，恪供堂上。及睹二兄之褒封，而後知口腹之承雖歡，小孝爾。予意欲成其大者，更攻苦罔懈，冀就厥志。己酉，長男乾貞生。壬子，不與觀場，退而結網，寒暑弗輟。甲寅，錄科宗師周擊，節予文對七邑讚美，不啻舌敝，謂是秋定舉高魁，而四入浙闈，俱遭刖足。丁巳，次子拱樞生，時先人分撥鄉屋，予為欲依膝下供甘旨，讓祖房于大兄，而卜居于城。凡四易市廛，始搆室烏龍潭西住之。辛酉，三兒升貞生，襁褓甫三而偶喪，上有兩高年，下有諸藐孤，俯仰俱困，睹聞皆慘。萬不得已，續弦大司空康禧屠公之孫女，柔順孝敬，視前若出一轍，而寬和愛育，直泯然于前後際焉。是年四兒蒙貞生。冬杪，先母黃太夫人辭世，值三先兄和州柩歸，連遭二喪，兄弟三人煢煢奉垂暮嚴君者十有四年。予一椽雖搆產止數百，小試覺利，而大試輒鈍。苫塊餘生，選刻鑑燦芳摹書旨者，無意青紫也。庠餼可捨，貢銜可考，而不即安府倅，實不願一生窮經，竟登榜外戲場。爾二兄備兵漁陽，一病幾殞，庸醫過表致虛柴，蓮老驟補患結，予適到二兄執手流涕，口啞不能言。予兩者皆排拜，禱于天筮，得七日來復勿藥，有喜。靜伴七日，果愈。代為料理軍政糧儲者，浹月皆當。今浙閩總督陳公祖，時在道廳，一一文移，商略批發入都，未期輒遇兵困仲季。兩兒不候平寧而急返，一甫八齡，一甫十二。予明為之喪膽、為之裂究，獲抵家，張用僕承值之功，沈宗老提挈之德，不容泯也。邸中楚囚相對者，吳石老、陳芳老、錢貞老、楊泰老四人耳。辛未，二兄量移武德監軍，入萊拜巡撫，　命予適取道東省方伯、勞金老，目擊時艱，涕泣而談。予忘其為書生，而慨焉起澄清天下之志，一時知有兄不知有身，知有國不知有家，舉向來兵家之積弊，與目前掩敗之覆轍。縷縷指陳歷歷証據。南大冢宰謝珍，予疏一字不增減，直達　睿聽。濟南道葉憂予危予，髮為白，冠為挂。二兄竟以身殉城。予護兄家眷南還，卒得上褒下廕，藉此舉也(揭并疏附後)。每見父愁，日形于面，百般承順終怏怏不樂，心口自語：「安得有繼武者？俾冷淡世情。不至當吾身而親見。」予聞言鼓奮，即以誦讀當色養，誓不梯榮南國不為順親，誓不焚膏。刺史不得回天，負擔走秣陵入試。時主內簾者丁蔣兩老師，秉公持正，同坐同閱。予房師易六房吳也，得予卷大為踊躍，手不停批，口不停讚，呈送兩師。兩師曰：「機沈養到，力厚調古，掄元之作。」急中即此便是天相予處，即此便是予得天以挽親心處。報捷之夜吾父莞爾笑曰：「癸卯親見二兒浙榜標名，癸酉親接四兒南闈報錄，今而後喜可知矣。」

丙子，因居窄，復式擴于楊橋之北首。菊月，父躋九秩，子孫家屬以千計，稱觴階前，陶然樂也。交冬漸減飲食，予心憂之，不赴公車。至丁丑仲月五日，坐臥自如，忽發暈逾晷，醒而取誥命軸，交冢孫伯园。值伯园侍衛京師，呼僮一一展而授之，燕語自若，恬然而逝。予與大兄哀毀絕粒，奈人事雜稠，不克雞骨支床，勉為哭泣備禮。越二載，安厝大蒲山之巔，遺產四分，各受蕩田百畝，遺衣悉賚戚友之不給者。予伏而思曰：賢父賢祖，不得忝列俎豆，于心何慊？遂殫心力，叩諸當事，凡三詳三勘，論定而後得府縣並祀鄉賢。此庚辰三月，正五兒頤貞所生月也。甲申，神京破。六月，嘉興破。八月，鹽城亂兵鼓噪，府堂一炬登燼，延燒鄰房。予家止隔一衖，天反風，幸而獲免。筮得城外西北吉，即出北門。到朱年兄修老家，次日到新行崔寧侯家。念三日，凡旅泊于豐山間者大半遇害，予鄉居資釜器用舟楫盡失一空。十月還城，食物用物件件購辦，男衣女飾一一不周。予嘆曰：「巢破偶存，復認安居。丁散偶聚，復珍眷屬。口經食貧，復圖飽腹。真大惑不解之人也。」庚寅，憩郊園，適文節教師在梵勝講《楞嚴》，朝往暮返，大有會心。覺數十載，全身護持金粟，皆外護，非內護，猛然心徹宗乘，身擔佛法，未離世而竊不即世，雖居塵而志不染塵。洒洒落落，笑傲園圃，如費老禪師、百癡禪師題園韻，予和曰：富貴非吾願，花鳥聊適觀。斗居堪容膝，種地不求寬。戴笠幾忘暑，披裘可禦寒。高賢時下榻，論古有餘歡。九月，損貲助刻《傳燈嚴統》五卷。辛卯竣業，親為之序。復蒙費老人以偈與拂親承手授，因念肩任之重，遂將目前居室所有，悉分而給諸後人。因著脫家、分家二偈。此身泊然清淡，孑焉赤條，所可信者，此中曾不壞，今更自承當。迴視得子而教，子長而婚，四成立者，各青其衿，三拔貢，五肄業太學，頗知自勵。乾貞，娶州守朱葵老女，孝廉如日姊也。舉孫一秉節，豐山罵賊烈死，不啻奇男子。續配許庶，生孫一拱樞，娶北兵副郎胡孝老女，舉孫一升貞，娶陳子老女，孝廉子木公繼女也。舉孫二，許出蒙貞，娶孝廉朱迦老女。(側出)孫一，屠出頤貞，聘癸未進士許元老女(庶生)。孫一李出，五姻之費，固已不貲，一生課讀，婚嫁居住。財用之累猶可言，心情之累不可言，處順境而支撐猶易，際逆境而湊泊更難。予苦也哉！有此身之為苦；今樂也哉！無此家之為樂。前後若殊，觀身世總一視。天勞我，我奉之；天成我，我凝之。過此以在，未之或知。

附疏稿

南京吏部尚書臣謝陞等，謹題為東事敗壞已極，有聞不敢不告，伏乞聖明，速賜乾斷，以救咽喉重地事。臣等接得山東巡撫徐從治胞弟徐昌治揭帖，為奸弁賣國，督師欺君，萊危已極，拼命直陳事。據毛經魁、賀允道云：係胞兄從治同登萊巡撫謝璉、萊州差出，眼見督師劉宇烈屢次捷報，皆屬欺誑。萊必破滅，敢冒死陳之。胞兄從治，初奉監軍命，于正月二十五日入萊城。二十九日奉巡撫命，于二月初一日在彼到任。適湊總兵王洪早懷異心，與總兵楊御蕃尋釁生非，扎營駕遠御蕃血戰，洪竟坐視不救，以致營兵四五千人，一鬨奔逃。楊總兵止帶回家丁二百，闖進萊城，即遭圍困。賊架雲梯抬板門儘力攻打，城上亦儘力防。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